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

將帥部 八十一

掩襲

古之用人也謀於廟宜於社推轂以命將秉旄而誓衆鳴鼓以啓行剋日以告戰是謂節制之師仁義之舉也及乎狙詐云盛智巧相圖故老氏言乎用竒孫子謂之詭道乃有人御拔馬纏勒夜行晝伏掩其不備之事與焉春秋以來司戎重者或斷之以深謀濟之以銳氣鋒鏑靡接俘馘坐獲誠決勝之竒策克敵之良術也吳夫戎容暨暨所以宣武威天陣堂堂所以襲姦逆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古人以為文王之戰者殊哉公子于索師楚夫也魯成公十七年舒容人以楚師之敗也於

鄢陵許庸道吳人圍巢伐駕圍施楚四邑乃遂恃吳而不設

備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叔弓魯大夫也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防平昌縣西

南有防亭姑晷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不設備代

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荀吳晉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伍年

迂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荀吳自著雍以

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棘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大獲而歸

在司馬取楚大夫也魯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

乃謀北方取及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也

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闕皆楚地司吳將浙江

入郢逆流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

知之梁霍河南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正渡軍襲安邑魏王

豹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又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入未嘗見

發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

通說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

後漢岑彭為廷尉行大將軍事彭鎮河內馮異朱攻朱鮪於洛

陽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已令出令其兵皆獲黍彭

乃進擊大破之

來歙為中郎將時隗囂據隴右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

道病還遣精兵隨歙合貳千餘人伐山開道從潘湏回中

潘湏回中

並地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躡大驚曰何具神也

王霸為偏將軍光武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

垂慧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武為茂建所敗霸閉營堅

壁軍吏皆手之霸曰今閉營因守示不相援賊心乖勝輒進捕

虜無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

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知

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鄧

訓為張掖太守時乃水胡反叛訓因發潑湟中秦胡羗兵四千

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馮谷斬首六百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

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居頗崑谷衆悉破散其春後欲歸故地就

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絳革為船置於葷

上以渡河

葷未伐地音灰佳功

掩擊迷唐落大豪多所斬獲

馬援為隴西太守援與楊武將軍馬成擊先零諸羗因將其妻

子輜重移阻於先零谷中援復追討之羗引精兵聚壯山上援

陣軍高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於火繫破叫虜遂大

潰

魏蒲寵為魏征東將軍青龍三年吳主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壯

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

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推破諸屯焚燒穀物而

還詔羗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

鄧艾為鎮西將軍伐蜀蜀將姜維守歛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

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四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難險人糧運將匱頻於危始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慧唐亭候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其尚書張遵等首進到雒後主遣使奉

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

胡烈為泰山大守司馬文王為大將軍甘露二年討葛誕于淮南吳將朱異師千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將監軍石苞兗州刺史陳泰禦之異退烈以奇兵襲都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余卒餒甚食葛葉而遁

吳呂蒙為左護軍虎威將軍西屯門與關羽結好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多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運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大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討羽果信之備徹兵以赴樊魏使子禁救樊羽盡禽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

取湘關大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艚  
艚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道屯候  
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方皆降陸遜為鎮  
西將軍嘉禾五年攻襄陽還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  
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等奄至人皆拘物入  
城城門噎不得聞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得合斬首獲生凡千餘  
人

孫韶為鎮北將軍黃武四年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帝見波  
濤涵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乃詔遣將高壽等  
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  
以還

朱然為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九年租征中魏將李興等聞然  
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

朱異為偏將軍時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  
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  
屯斬首數百遷楊武將軍

胡綜為右部督時將軍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蕪春太守去江  
數百里數為寇害大帝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  
武中郎將

晉祖狄為豫州刺史陳川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  
馬遂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郡無私  
馬

朱伺為威遠將軍依陶侃於夏口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  
余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  
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首潛軍  
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閔晉鄭進  
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

宋王鎮惡為振武將軍率龍驤將軍蒯恩討劉毅晝夜兼行於  
鵠洲尋陽江口巴陵守風凡四月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  
江凌城二十里鎮惡進路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為信然不知見  
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  
人對舸崖上豎立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  
長嚴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今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

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  
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顥之與十計騎步從  
者數十欲出津問是何人荅云兖州至顥之馳前問蕃在所荅  
云在後顥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戟具望見江津  
船艦已被燒烟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  
告毅外有大軍已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  
開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不下關因得開  
人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  
門便壯迴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  
門軍分攻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  
快首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脯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

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烧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郝文并高祖手書凡參丞示毅皆烧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為高祖所賞校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脯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考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戚者鎮惡令旦鬪且共語衆並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閑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夜自復犯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面以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二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蒼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正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迴衝蒯思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收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獲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攻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沈林子參高祖征西軍事署三府中兵前鋒與冠軍擅道濟同攻潼關姚紹退走留軍姚鳶精兵守險林子御牧夜襲即屠其城剽鳶而抗其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即屢摧破想不復乂耳

馮景祖為晉熙王燮中兵參軍燮遣景祖賴史元徽二十大尉江州刺史桂陽王林範舉兵逼朝廷燮遣景祖襲尋休範留中

兵參軍毛慧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

南齊陳顥達為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陰名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顥達遣使責其祖膽曰獠師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顥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此後山夷震服

劉懷珍宋世為寧將軍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伍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偽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間築三城懷珍遣軍主假僧愛等軍步三百餘人掩襲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守閻湛拒守劉于勛遣將王忠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蚪大破之於草耶山遂進壽陽

李安民為鎮軍將屯壽春後魏南侵詔安民持節屢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安民引水步軍入清於淮陽與魏戰破之歸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州盤龍崔文仲孫其後分軍隱林中及長文至宿豫魏軍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寧側魏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陳侯安都初為梁將太平元年屯梁山以輕兵襲齊行臺司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後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辨諸將莫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壯

弃舟登岸僧辨佛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嶺阜矩堞不甚危峻安  
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辨臥  
室高祖大軍亦至與辨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  
遂擒僧辨

程文季為豫章內史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蕭歸歸與周  
軍多造舟艦置于清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  
趙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歸等兵稍怠又遣文季  
夜入其外城殺傷衆甚

陳祥為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天嘉二年周迪據臨川舉兵反詳  
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復本鎮陸  
子隆為武軍時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深患之頗遣  
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  
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  
州諸軍進爵為侯增邑並前七百戶

魯廣達為皆武將軍巴州刺史大建初與儀同帝昭達入峽口  
拓定安蜀等州鎮時周氏將圖江立大造舟艦於蜀並運糧青  
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焚之以加增封并前二千戶  
仍還本鎮

後魏晉王伏還大武之子督高平原州諸軍討吐谷渾暮利延  
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制  
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行軍制  
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毋橋利延衆驚奔白蘭

田原元報  
暮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陸侯為內都大官長安盧求劉超等聚黨以叛大武詔佚鎮長安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聞之忻然以為無能為也既至申楊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退侯謂將士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以當醉為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之大武大悅徵還轉外都大官蕭寶寅為鎮東將軍討梁梁浮山既成堰淮水濫溢將為楊徐之患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廷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十人斬其將軍王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酈軻為寧遠將軍副慕容白曜南征宋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掩留又稽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持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于栗磾為黑稍將軍新安侯大武征赫連昌勅栗磾與步兵一將軍交侯周幾襲陝城昌引農大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

仍至三輔進爵為公加安南將軍

北齊潘樂為司徒文宣特周文帝東至峭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于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戌詔樂總大眾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

後周賀拔岳為衛將軍副尔朱天光討萬候醜奴醜奴走安定平定天光與岳軍於研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寶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岳於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弃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劉亮為大都督從文帝平候莫莫悅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與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為皇帝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為之備亮輕以二十騎先樹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才置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文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欵伏

裴寬為車騎大將軍鎮孔城時北齊伊川郡守梁鮓常在境首抄掠文帝患之命寬徑略焉後鮓行過妻家推牛宴飲既醉然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帝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

李遠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時東魏將段孝先率部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為名然實有窺之意遠密知其

計追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文帝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並雜綵二千疋拜大將軍

史寧為驃騎大將軍宕昌羗獫狁作亂逐其王弥定而自立朝廷遣寧討破之獫狁將百騎走投生羗鞏廉王弥定遂得復立寧以未獲獫狁密欲圖之乃楊聲欲還獫狁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密定寧謂將曰此羗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羗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密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獫狁執弱密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以此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獫狁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王遂赴

獨孤信為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及詔信討之企定尋為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定萬收其餘衆乃兵勒何萬年頓三交谷中賦併力拒首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賦不虞信兵之至萬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

隋陽素為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破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余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以夜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御枚而不遣開府王良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

丈二切明

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慮其衆勞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李安為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官率蜀兵順流東下時人也白沙安謂諸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儉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陰隘之間彌謂官庫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推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之贍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

周法尚為桂州總管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討之光仕師勁兵保白石洞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後遂州獠反又命法尚以行軍總管討之軍將至賊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人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曰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擊襲破之

李克為行軍總管從元帥衛王爽繫突厥言於爽曰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討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者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以多偽疑唯李徹獎成其計請馬同行遂馬克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弃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楊武通歷岷簡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

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東馬懸車賊不意頻戰破之

唐劉文靖初為唐公府司馬率兵禦屈突通於潼關通追虎牙  
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靖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靖  
慶顯和共稍怠潛遣竒兵掩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  
遣所部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

李靖字藥師武德二年為開府蕭銳據荊州高祖遣靖安輯之  
之會開州首領冉肇則反招集蠻左凶威甚盛趙郡王孝恭與  
戰不利靖率羸兵八百襲之破之城後又要儉設伏大破賊軍  
貞觀三年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領四年擊定襄大破之頡利  
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

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將  
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之精騎一萬賚二十日糧引  
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  
兵機也時不可失軒信可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  
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  
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頡利晨威  
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  
城公主初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  
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逐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士界  
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張孝珉為偏將武德二年閏二月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泥水

城入其郭郭沉其米船一百五十艘

劉弘基為行軍總管武德貳年七月遣仲如願襲王世充於河陽城斬首數百級毀其河橋而還

李厚德為陝州刺史武德三年六月襲安昌之獲王世充總管常瑗

王君廓為左將軍時王世充鄭州司馬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以城降君廓夜襲武牢悅為內應遂剋之獲其荆王行本長史戴冒武德四年月襲竇建德糧餽大破之斬首三級級王月又襲破之獲其將張青特霄六百餘人營大破之斬首三百級

江夏王道宗與侯君集副李靖為昆丘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谷渾時賊聞兵至走入嶂山以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請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倍道徑往去大軍十日追擊之賊據苦戰道宗潛遁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張亮為蒼海道行軍大總管從太宗征高麗與亞將程名張拔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有攻取之勢名振督軍夜襲之副總管王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虜其男八千口

牛進達貞觀中為鄯善行軍副總管從吐蕃入寇進達鎮松於州吐蕃攻城十余日進達掩其不備夜出兵襲破之吐蕃乃退蘇定方貞觀初為康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碩石靖遣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

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  
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高宗時為左驍騎大將軍既平賀魯思  
結闕侯斤都曼分鎮其地已弥射步真不綏街之遂率䟽勤未  
俱船陁三國復叛擊破于闐定方受詔討之兵至葉水而賊保  
馬頭川於是選精兵萬人騎三千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誥朝而到其城都曼大驚拒戰于城門之外賊師敗績  
契苾何力貞觀中為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為  
賊所攻何力救之獲免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才  
均徵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遂水草以為生若  
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巢穴邪乃自領  
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首數千級獲馳馬  
羊牛四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其妻子而還龍朔初何力為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征遼次于鴨綠水其地邪高麗之險  
防莫離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氷  
大合趨即渡兵鼓噪而進賊遂火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  
余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墨菴常之為河源軍副使吐蕃替婆及素和貴等率衆數萬屯  
聚於良非常之以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斬首三千餘級川獲羊  
馬數萬計贊婆等單馬遁賞帛三千段以為河源軍大使  
張仁愿為洛州長史時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賊  
所敗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至軍而賊衆已退乃  
躡其後夜掩大破之

崔光遠為御使大夫兼京兆尹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光遠於渭  
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  
享之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而悉知之率馬步二  
千人往乙夜及之賊徒多醉不以為虞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搃  
其要路分驍勇以陌刀呼而斬徒二千餘人皆斃虜其馬千餘  
疋賊中以光遠勇勁避其鋒

侯希逸為平盧軍節度使肅宗元年建田月卒衆襲范陽擊敗  
偽將李懷先引衆而南

李重倩善騎射臨事勇果為懷西節度李忠臣偏裨忠巨討李  
靈耀於汴州時田承嗣遣姪悅卒精兵數萬援靈光屯於州郭  
威聲頗盛重倩以騎數百乘夜襲貫穿賊營殺數十人而旋賊  
軍大該田悅單騎突走士相枕藉死者不可勝紀靈耀因是城  
門潛遁餘卒奔潰遲明汴州平皆重倩之力也

田頌為忠武軍大將從李光顏討懷西時諸軍使齊力攻討賊  
嘗攻徑烏重裔之壘禦之中數捨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殷  
橋賊之保也乘其無使穎及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

梁雷彥恭為卽州節度使時周泐在荆南暴狼與鄰憶皆樹讎  
怨屬淮賊圖迫社洪於鄂州洪求救於泐泐乃悉境內兵登舟  
泛江而下彥恭常有窺圖竟聞泐東去喜甚即率兵上襲荆人  
拱手而歸之於是廩藏金帛市里人民悉為彥恭舟筏而去後  
唐李嗣恩天祐十二年為天雄軍馬步軍督指揮使梁將劉鄩  
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北京時城中無備得嗣恩

兵至人百其勇鄴聞其先過與中霄遁

晉康福拜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明宗遣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烟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為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弃帳悞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

周馮暉善戰有勇後唐明宗朝領瀘州刺史典禁兵長興初董璋據東蜀叛攻陷閬州其年秋晉拒將兵由大散關討討川賊守歛門暉與趙在禮各領部下兵踰陷阻他道出於歛門之左掩襲之殺守兵殆盡

折從阮為勝等州觀察處責等使廣順三年率軍至葉落鎮掩襲蕃部尋却至慶州折德辰為府州圖練使廣順二年十二月大原賊將喬抃引兵犯州界尋出軍掩襲敗走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一

將師部

任謀

夫經武之畧在於貴謀濟衆之方本乎從善蓋所以詢能者之策慮應一時之權變決機制勝以懋厥功故自春秋以來本兵柄者當夫鞠旅撫征之際交刃致志之始有能咨於幙府訪于麾下揣摩周悉計畫先定言之可用舍已而從智之可師屈身而服義用能剖分猶豫之惑圖建克獲之庸無失相時之機以保出奇之勝者也漢高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魏武亦云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計任謀之為上矣

樂書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冬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驍角

驍角

地鄭楚師還晉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

縣 禦諸桑遂汝南即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將之

武子知莊子荀首中范文士變上韓文子韓厥新諫曰不可吾

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

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

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

從衆盍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十

一人六軍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

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從之不亦可乎

晉析公楚大夫也楚子儀之亂析公奔魯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

易震蕩也苦多彭鈞聲以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宵潰

趙奢為趙將時秦戍韓軍於闕與趙遣奢救之兵去邲鄆三十

里而令軍出曰有以軍事謀者死秦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邲戰西也 秦軍

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守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出復益增壘秦問來人趙奢善食而

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趣之二日一夜至令

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人而至軍士許

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義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鉄鎖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至邯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之者敗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閑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田忌為齊威王將魏伐趙二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臏二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輕車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闖者不搏擲音批充擣虛形格執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

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什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戰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漢韓信為丞相破趙乃令軍中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項之有縛而至戲下者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何若不言何如也廣武君辭

曰臣聞忘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圖謀也敗國之將不可以語勇

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

秦而秦伯

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讀曰伯

非愚於虞而智

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何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

顧念 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有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

鄔下 常山縣也光武即位 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稅

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威振諸侯衆度莫不

輟作怠隋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 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

之衣苟且而食恐懼 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之今足下舉勸

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見顯露也 欲戰不拔曠日

持火糧食單竭 單亦盡也 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

則劉頃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由從

也言當也 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以享士大夫壯首燕路 首謂趣 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八寸曰咫尺者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 以使燕燕

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如為齊計矣如是

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

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二年七國反亞夫將兵東擊吳楚因

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剽音匹 願以梁委之絕其道力

可制也帝許之 按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間鄧都尉為此畫計

是知孰 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討吳楚勝則

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

曰吳王素富懷輯此士久矣 輯與 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之於

殺龜陀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出走藍田 右

少兩去也 出武關低維陽 低至 間不過羗一二日 謂右去行遲

走音湊 出武關低維陽 低至 間不過羗一二日 謂右去行遲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不意其大

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龜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

亞夫乘六傳會兵滎陽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尉曰策安出

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絳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饒右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反以全

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昌南輕兵絕吳饒道

竟破吳楚

後漢傳俊為積弩將軍光武建武三年俊東徇陽州俊素聞汝

南郅憚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眾曰無

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體汚淫婦女俊軍

士猶發冢陳尸掠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

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意應克商如林之旋將軍

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靈及柘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

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任尚安將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伐班雄

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日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敗三

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效勞費日滋

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日憂皇久矣不知所如詡日兵

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

如風雨去而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

如風雨去而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

如風雨去而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

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迫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鈇擊杜季貢于丁奚城斬首四百餘騎獲牛馬羊數千頭

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獻帝興平二年為袁紹所破於鮑丘瓚遂首易京袁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推黑山之衆陸梁異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士分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能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耶瓚遂止不出

袁紹領冀州拔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在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共安社稷將何以極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寇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草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凶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里之衆迎六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袁授為奮武將軍使監

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魏曹洪大祖時為屬絳將見劉備遣吳蘭下辨大祖遣洪征之以曹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大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師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因山欲斷軍復衆議孤疑休曰賊實斷者當休兵前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且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吳呂蒙為左護軍漢昌大守討關羽騎都尉虞翻從蒙舉軍西上南郡大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魯肅為奮武校尉伐周瑜領兵時呂蒙為偏將軍領尋陽令肅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不可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及乃至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晉陶侃為征西大將軍征蘇峻累戰無功請將於渣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

攻不便滅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大業步戰不如峻賊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弃大業而救石頭

宋朱齡石為寧朔將軍與不邛大宗劉鍾等同討譙縱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數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校祇因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楊聲言大將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克而攻之執當必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無能戰退無能資二萬餘人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解散縱乃出奔

柳元景為領軍將軍孝武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復以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院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藏質義軍並反玄謨而據梁山夾江為壘垣護之蒞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聞賊盜盛遣司馬管去濟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故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舩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序萬人賊軍數倍強

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情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有三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二若住造賊敵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安由是剋捷帝遣舟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

南齊崔惠景為徐州刺史明帝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時張欣泰為將主隨惠景救虜既為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州築城惠景慮為父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云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且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至虜城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運自息惠景從之遣五百匹馬假道景惠欲断路攻之欣泰說惠景曰歸師勿過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惠景乃聽慮過

梁定元起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李連發兵拒守元起在道父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慢政民多詐疾若險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禦嚴敵後無繼緩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紕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忍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未俄得三萬斛王僧辨為領軍將軍大都督時司馬為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

侯景寇郢州申隨僧辨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  
後魏樂平王丕為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  
難當難當惧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  
而為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克軍實賞將士將從之  
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化向之心  
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皮  
豹子拜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氏復  
反楊文德為主以圖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子下  
辨聞圖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貧敗必求報復發舉  
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徐秦雍荆梁益五州諸  
軍事開府仇池鎮將

長孫雄為尚書僕射雍州刺史蕭寶實據雍州反詔稚討之軍  
次弘農副楊侗曰昔魏武與韓遂馬招挾關為壘勝負之理又  
而無決豈不雄相類等畧枕衝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人賊  
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竒必頃北取蒲坂飛  
掉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潼關之賊必觀風而散諸處既平  
長安自寇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  
宗正珍孫侍虞吸火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侃曰珍孫本  
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  
分三軍精神亂美寧圖賊可東理在蒲坂西帶河西所部之人  
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  
一臨方才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

從之令其子產等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其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侯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疑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珍戮賞賚軍士民遂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偏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側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黃門郎楊侃為壯中郎將時梁人送元顥入洛侃從孝莊帝幸河東及車賀南還顥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校榮車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所者滅

榮因帳然將為還計欲更圍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曰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應為欲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共敗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矣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唯多縛箴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執首尾既遠顥復之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衆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頽子領軍將軍寇受禽之顥便南走

後周王思政魏孝武時為武衛將軍裴俠為東郡太守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

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大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予戈寧首受義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疾藜也思致曰柰何狹曰圖觀立志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思政為驃騎大將軍鎮引農郭賢為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引農郡事賢質直有美畧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

隋李景檢校伐州總管漢王諒作亂遣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十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雄毀相繼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日餘授兵至合擊大破之

唐李孝逸為左屯餘衛大將軍時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孝逸督軍討之則天紹殿中待御史魏元忠監其軍事李逸至臨進而徧將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功陷閩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具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閩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聞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留之罪幸達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發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徧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而禽矣若擊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

來利在一決萬一決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鬪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剋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超執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戰而破之敬猷晚身而先遁是敬業方南攻潤州其第敬猷屯兵淮陰偽將連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率尉遲詔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揚州未數日其執必降也支慶使薛克構曰超雖豪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宗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關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剋超則淮陰自懼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侯官軍然後進軍高郵直超江都逆堅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御牧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過軍屯於下阿谿以拒官軍有流星隊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復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封常清為安南節度討大勃律時次賀隆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餓我也請備左右搜山林逐之殲其覆賊

李岑為宋州刺史吏朝儀遣將圍之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險之岑計蹙別駕劉昌為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盛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趨可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被鎗持楯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衆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李僧惠為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叛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別駕劉昌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惠召昌問計昌泣陳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詣闕請討靈曜遂剪靈左翼邢君牙為李晟都虞侯屬駕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唯與君牙商量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二

將帥部 八十三

推誠

任能

推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為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况於人乎乃有居師帥之重當金鼓之任因叛臣之猶豫乘麾下之疑問或迫近強寇部曲懷於反側或招降壯士指顧定其向背於精銳內激勇節廉厲冒不測之險而敵之推服絕持疑之意而偏裨效命垣懷以御下而郡心以安至誠以任人而奇功乃集日非明識邁衆周物而不殆宏量超世獨見而無惑脫略常瑣之態迥臻撓狡之外者豈足與儀哉

魏張遼為裨將軍大祖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  
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諸圍豨輒屬目視遼謝矢此  
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逃與語黨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  
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大祖神武方以得懷四  
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穴豨家拜妻子  
豨歡喜隨詣大祖大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  
以明公威信著於海遼奉聖旨豨心不敢而害故也

晉李矩永嘉初為汝陰太守時大尉葛蕃承制建行臺假矩榮  
陽太守尋袁元辛加寇矩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琨承  
制假揚威將軍魏浚河南尹時蕃行臺在密縣浚詣蕃認謀軍  
事蕃甚悅要知同惠矩將夜赴之矩客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  
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  
去

劉弘為護蠻校尉荊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會陳敏寇揚州引兵  
欲西上弘乃解南蛮以授前北軍中侯將超統江下太守陶侃  
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  
有問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  
子及兄子為質引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  
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

謝尚為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時後秦姚弋初為石  
祗驃騎將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賴其弟長以克  
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尚于壽春尚命去伏

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 欵便若平生

宋劉道規為荊州刺史桓玄餘黨葛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校江  
二寇交逼又絕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  
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  
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時不閉衆  
咸憚服莫有去者慮循逼京邑循黨荀林伐江陵桓謙自蜀寇  
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  
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

王景文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郎起兵以夾轂隊主焦度為先  
降及事逃宮亭湖中為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  
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為已鎮南參軍尋領中真兵厚  
待之

梁尋陽王大心為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侯景寇京邑大心  
招集士卒遠近歸之初歷陽大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  
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原為其禮軍族之事悉以委之仍以  
為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沙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  
能進

王僧辨為左衛將軍將兵討陳河東王譽譽將周鐵虎有稽力  
譽委遇甚重僧辨於陣擒獲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  
殺壯士僧辨竒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  
辨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

後魏王羆為大都督鎮莘州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

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朝廷敗績不知結函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熊委受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諸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熊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心皆無異志。

後周趙昶為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師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羗撫而使之皆為昶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羗者趙昶有之矣

隋李景為代州總管為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茲司法參軍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疾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所關預唯在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田留安武德中為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也來攻州城于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史以應賊百姓洶洶人懷異志凡諸守將皆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踈遠皆至卧內每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為國守自宜一心無為疑二也欲弃同即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逃相戒厲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

郭子儀鎮河中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復率蕃虜來寇子儀使喻

迴紇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克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同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弃舊好助以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弃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誤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大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柰何且至誠感神况虜背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敵足為害也乃傳呼今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胃而勞之曰安乎又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餘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

李抱真與元初為招義軍節度與李懷光同討田悅時朱滔王虜立卿為刺史兼充魏博招討之副李晟所將神策兵馬前時隸抱真人請兼隸燧以示叶同詔並從之與元初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懷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駙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誠下呼廷光廷光素惧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弃祖父之勲力為滅掖之計邪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

以焦離堡降遂光廷道既絕乃因率下出降遂乃以數騎徑入路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為王人矣

路恕嗣恭子也嗣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厝中領南衛將哥舒晃叛詔嗣恭致討授恕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將降伊慎敬晃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總三十為懷州刺史

柳公綽為此部留守河東節度使壯勇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大原故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而還不敢侵犯

武俊皆反朱泚既汙宮闕李希烈陷悉幽薊軍借兵迴鶻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且州初群賊附於希烈無河希烈僭偽有臣屬郡賊心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已之詔悉赦郡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進合從擊朱滔俊許之時兩車相尚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厲士馬東嚮雪僕之耻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具州此輩皆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敷賊之間舍九葉天子而北面反虜乎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其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臥

武俊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飯紇結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

馬燧為河陽節度與成德軍節度王武俊澤潞節度李抱真同封田悅時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楊鉢奔燧燧納之且奉其罪抱真不勝其怒及武王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殘賊未除是宜戮力剪撲今分兵歸守本地我寧能獨戰死耶引歸李晟喻燧曰初奉詔北討三師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接壤分守兵之誠未有害且其精卒驍騎盡在於此矣令公遽自引去柰衆議何燧乃疋馬詣抱真壘與之交歡精釋舊憾時洛州刺史周昂請入朝燧因奏以洛州隸抱真請

陘壯有沙陀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首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凶奴其妻母來大原者請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遣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吳元濟擒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詞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擁衆數萬不可據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其能擒光洽後以降秀琳愬然之與兵果擒光洽後五日秀琳與其衆五千人來降愬令其降卒有父母者及孤兒未葬悉給財帛以歸之衆皆號泣願為愬死連城下柵擒賊將柳野矛李常湊張希岸梁希果愬每怡其氣色親加撫循故山川之險易城鎮之遠邇盡

知一旦召諸將曰賊之興橋柵鎮將李佑者奇士我能取之獲  
祐則元濟為擒必矣乃命部將史用誠馬沙良親指教以遣之  
未幾果擒祐祐氣畧無人前後累殺傷王師衆恕請言之恕不  
許恕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公忠義亦降將  
也本名憲恕改之軍中多以諫恕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以  
為突將恕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十月所在陂  
澤潰溢不可行行營諸軍皆以恕不殺祐為言虜其祐覆官軍  
簡牒曰至旦言得成牒牒具其事云云恕無以止之乃持祐泣  
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恕亦虜諸事  
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以送京師先請釋且言必  
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恕喜其署為散兵  
馬使殺刀使佩之夜則以倚巡驚或夜之恕帳中言事恕因留  
對舉酒往往達旦聽者時聞祐泣涕聲尋署六院兵馬使時又  
舊令有舍賊牒者屠其家恕除其令因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恕  
益知其虛實是時以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其衆出  
當光顏之師由是槩乘其無備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  
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乃以李祐師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  
副之恕自師中三千人由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  
柵衆請所向恕曰東六十里而止之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  
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甲冑發刃設弓復建旆而行  
是夜陰晦雪雨大風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  
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

謂投身不測初出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謂將夫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還然以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什二三又分五百人斷郎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壯至懸弧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鶯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恃釁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拚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正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元濟不信又告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來寒衣耳及出聽聞號令云常待傳語乃曰是何常待乃得至此遽操弓挾刃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愬計元濟戰猶望董重質來救乃討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子持書禮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輦怒死已立其功乃慨然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揖登堦待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城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伏庫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樊其城南門百姓爭負薪藁以委之元濟城止請罪進城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廐之間盡復其職使人不疑乃屯軍鞠場以候裴度裴度為彰義節招撫等使既平淮陽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遣朱安

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  
蔡入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賈耽  
為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李納雖去偽王號外奉朝旨而心  
常畜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訖城  
之館之耽曰與人隣道柰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  
士皆心服之  
令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裔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  
千為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土中路潰散復不敢歸屯于境上  
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亦已次城北將大寇掠楚單  
車出迎喻以逆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駭以歸憲宗善加  
其功旋急詔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  
茂貞觀其家去瓜牙熟寢經宿而還

### 任能

夫良將之為政也豈特專握旄節度運智力故必虛懷容衆擁  
已及物不平勢以自大不固祿而自進思得能者引以共濟則  
有取於鄉閭拔自卒乘隨其指顧備用非一或采幕府之俊委  
以經畧或選偏裨之傑置諸帥行或聽僉議之攸歸或敦素志  
之所暮大者列奏以請小者便文自命至有釋去前憾待如親  
友捨諸過咎聽效勇轅之用各適宜稱務取奇勝曷嘗廢人故  
雖盜之穿窬亦無弃其蛛螫之巧耳

子發為楚將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

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

賁備也足也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

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以禮之君

曰此非左右之數得與無幾何齊與兵發楚子發將帥以當之

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

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

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死人歸之曰卒有出薪

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勢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

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漢李廣利為二師將軍伐大宛分校尉王申生等軍別至郁成

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

郁成國名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

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乃出

郁成王與桀

後漢祭遵為征勇將軍屯良鄉拒漁陽太守彭寵因遣護軍將

玄擊破寵將李豪於路

馬防行車騎將軍事建楚二年擊金城隴西保塞羗軍到冀而

羗圍南部郡尉於臨洮道險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

前後軍擊之羗又敗戊己校尉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屯於帝羅

谷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又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

人從間道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從西道二道俱擊

破之

竇憲為大將軍永平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羗校尉鄧訓曉

破之

羌胡方略上來俱行

魏鍾繇為司隸校尉鎮關中表尚拒大祖於黎陽遣所置河南大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繇遣新豐令張既說將馬騰等既為而言利害騰等從之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鷁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

蜀諸葛亮為丞相大將軍率諸軍北駐漢中以魏延為前督部領丞相司馬以楊儀為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湏便了軍戎節度取便於儀亮深息義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吳孫皎為征虜將軍督夏口委廬江劉靖以得夫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

孫瑜為奮威將軍領丹陽大守自漂陽從屯牛渚瑜以永安人既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時王濬叅祜征南軍事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能舉善焉後濬為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庾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時將兵部尉錢傾事合有翼拔為五品將軍  
宋宗慤為廣州刺史時始興王征北長流參軍沈懷遠坐納王鸚鵡為從廣州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欲義使造檄書并御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平慤且為陳請由此見原

南齊沈文季為僕射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領兵鎮壽春以寧朔將軍張覆為副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經畧處分文季悉委稷馬

張沖以郢州刺史督河北軍事時武寧大守鄧元起戍三關累與沖書永旅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蕭穎胃為和帝相國左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穎胃引樂鵠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

後魏李崇為都督孝明時六鎮反叛詔輔國將軍費穆為別將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守不知誰堪此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為朔州刺史

李平明孝時以鎮軍將軍為行臺拒梁師於硤石詔陽固為行臺七兵郎平孝固勇敢中軍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先期乘賊獲其外城

蕭寶寅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西道行臺啓統軍李勣為佐丞仍

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上黨王天穆錄尚書事主客郎中溫子昇嘗一日不直天穆捶撻之子昇遂逃遁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定越壯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

安樂王鑒為化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強未得前遣使徵趙郡人武愨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壯皆為賊有鑒命愨為前驅別討之頗看斬獲

北齊清河王岳率師南伐至于江上梁司徒陸法穆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府岳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遇人才可受此寄耳衆咸兵推開府慕容儼岳以為然遂遣鎮城

後周齊王憲初封齊公與晉公護東征北齊欲以隆州刺史陸勝為副趙王招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略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僭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

隋楊素為內史令未幾吳郡沈玄愴浙江賊師高知惠等作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以開府魚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俱羅上開府

李景為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憑李慈司

法叅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推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河間王孝恭武德中為信巖二州總管時李時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於是繕器械悉召捷牂巴渝首領子弟量才援職典兵左右

杜希望為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從軍河西以功檢校代州刺史坐法貶東陽府左果毅會希望謀取新城或言忠嗣之才度以輯事希望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授左衛威郎將專知行軍兵馬

張守珪為幽州大都督兼范陽節使安祿山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西蕃耶而殺壯士守珪竒其兒壯其言遂釋之令與西蕃將史思明捉生安祿山素習山川并泉嘗以擊賊領麾下十數騎出即生擒奚契丹數十人守珪轉竒之每加兵令往必倍擒賊而還後為守珪舒將隨征戰所向皆摧靡守珪遂養為已子

哥舒翰為隴西節度使以思禮為衙押天寶二三載吐谷渾蘇毗主有誠疑翰至懷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既損脚更欲何處去十四載安祿山反幹奏思禮為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兵馬都使軍事每獨與思禮決之

冊府元龜  
呂諲上元初為荆南節度使諲初為隴右判官素諳諸將及赴任又奏數十人為押衙兵馬使自隨皆伏其威惠

郭子儀為東都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營元帥時史思明判官邵說歷事思明朝義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子儀愛其才留於幕

嚴武初為劔南西川節度使薦崔寧為利刺史及武再任過利州心欲輟俾寧自籌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劔南遺獻誠奇錦珍具價兼百全獻誠大悅武又有書欲召寧獻誠然之能即日稱疾弃官之劔

南武奏為漢州刺史

路嗣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文使呂崇賁反五嶺搔擾詔加嗣恭兼領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晃使分其務瑤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勇得八千人以撓其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等為京觀俚同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

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與朱滔戰於兀橋常盧滔來攻故及以飛狐城高陽軍使張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卒七千配焉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時吳少誠為荆南節度庾準衙門將准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由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略將自陳於闕下屬希烈初授節制銳意立功見少誠深

冊府元龜  
與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飾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  
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遂平崇義

劉玄佐建中初為宋亳節度使召平盧軍使劉正臣子全諒入  
軍中為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姓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  
使嗣曹王臯為胡南都團練觀察使擢團練營將王鏐使招招  
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為邵州刺史及臯改江南西道節  
度至州乃大集將吏令曰嘗有功而未申者可別為行有策謀  
及能為器械可以佐軍者亦別為行於是裨將伊慎李洎潛劉  
旻皆自古臯察慎等詞氣甚壯又知其前功乃悉補大將又擢  
王鏐委之中軍以馬彞許孟容為之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得軍  
三萬餘李希烈南侵臯請鏐屬以勁兵三千鎮尋陽臯自以全  
軍歸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鏐為江州刺史克都虞  
候先是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慎臯任之  
乃陰遣遺之鎖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於境德宗聞即遣軍使  
至臯表請捨慎令自效會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臯乃勉之  
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前鋒而率軍繼之貴  
其有功果大破之斬首數百慎方得免罪及臯為荆南節度使  
表鏐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尋裴泰鏐請去  
乃復以為都虞候

馬燧為河南節度署奏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為  
軍候自良勤恪有誠燧深委信之魏博田悅叛燧與李抱真車  
計自良嘗為河東軍大將擢鋒陷陣遂彼田悅及討李懷先於

河中自良專為都將前後戰功居多遂之立功名由自良叶輔之力也

李暹建中末為副元帥討朱泚時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來奔京兆司祿李敬仲持府印攝節度判官又以懷光舊將唐朝臣保潼關請以河中五州節度授朝臣載休顏唱義以奉天從順請以鄜坊四州節度受休顏德宗皆從之

韓全義貞元末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時兵馬使高崇文隨全義鎮長成理軍有聲全義入覲委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声大震

嚴礪元和初為山南西道節度時西川劉闕阻立礪儲備有素救嚴泰為都將累獻俘馘由是加檢校左僕射

柳公綽元和中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聰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損江直抵安州李聰以廉使之礼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望以屬韃負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揮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聰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軍都虞侯三揆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以決都將聽咸悉畏威如出麾下裴度以丞相東征淮蔡奏高崇文子嘉王傳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鄆城上蔡遂平三縣為激

州治郾城用承簡為刺史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擒吾元濟將李祐祐有膽畧愬釋其死厚遇之而情歸怨愬因送祐京師且上素款之而朝廷遣祐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屬之祐所言無有疑者故破蔡之謀臨日多出於祐淄青李師道再叛乃移愬為武陵軍節度使愬至餘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泰州司戶愬上表請愬重質於軍前駈使即詔徵還送武陵軍愬乃署牙將為重裔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討吳元濟於淮西請寧州刺史曹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華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監本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三

將帥部 八十四

討逆

夫武遏亂略詰諸暴慢者將段之任也昔人有言不以賊遣君子蓋謂是矣乃有是任聞外典司戎重當專征之任以經武為職其或凶德嘯聚黨竊發殺掠吏士闔據城堡睢盱倔強滋而蔓充斥由是率厲有衆奮揚威怒中覆珍滅允所謂疾雷之作非掩耳所及破竹之勢乃迎刃自解耳夫如是乃可以副推轂之選增守方之氣矣

後漢堅譚為揚化將軍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修循南陽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譚乃引軍赴宛選敢死生

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奔走還堵鄉

劉尚為武威將軍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尚討之時越舊太守任貴謀叛尚襲貴誅之

魏鍾繇漢建安中以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會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韓等並為寇繇率諸將討破之

趙嚴為關中獲軍盡統諸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掘陳倉嚴率平難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蜀鄧芝為督江州延熙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吳陸遜為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嘉禾五年范陽賊彭旦等為亂六年二月遜討旦等其年皆破之

晉吳彥武帝時代陶璜為南中都督領交州刺史初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亂作遂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王浚為驃騎將軍都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惠帝光熙元年東萊撫今劉相根反自稱愍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浚遣將討相根斬之

山簡為征南將軍懷帝永嘉四年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寢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簡與荊州刺史王澄南中即杜弢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于宛

陶侃為廣州刺史平越中即將侃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皆刺史郭納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

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  
溫郡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與觀察形勢侃  
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  
而引率輕兵而至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執劉沈於小桂又遣  
部將許高封機斬之傳示京都進號平南將軍轉都督相州  
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  
以侃領交州刺史

桓谿為右將軍監荆楊雍州軍事南陽督護趙億等遂大守桓  
淡據宛城以叛谿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

劉毅以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劉推反毅遣將討  
破之

宋杜慧度晉末為廣州將軍持節度交州諸軍事會賊師盧循  
襲破合浦徑向率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交戰  
擒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二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  
孫李弈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  
怨遣使招之奕等引俚率衆王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  
晨造南津命三命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克勸黨第  
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  
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  
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火燬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將阮靜  
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

沈慶之以大子步軍校尉王玄謨軍副屯礮碣元嘉二十九年

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郡蠻自  
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慶之督諸將討之

羊希為寧朔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明帝以萬周為  
步兵校尉推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

南齊李安民為領軍將軍屯壽春先是先世亡命王元初聚黨  
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睢州群討之不獲積十餘年安民遣  
軍領侯生擒元初斬建康市

陳顥達為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廣漢賊司馬龍駒  
據郡反顥達討平之

蕭懿為豫州刺史永元二年四月平西將軍崔慧景舉京襲京  
師江夏王寶玄納之據城拒守懿起義援救慧景棄衆走斬首

陳景祥為豐州義軍主至德三年前豐州刺史章文寶舉兵反  
景祥斬文寶傳首京師

後魏南安公順道武皇始二年賀蘭部帥附力眷訖突隣部帥  
匿物斤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順率衆討之

洛陽公遵為大將軍鎮渤海之合口天興元年博陵渤海章武  
郡盜並起遵討平之

長孫嵩為安南將軍鎮異州天興元年道武將北還都右將軍  
尹國先督租冀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嵩執送斬之

元城侯屈率衆鎮并州明元永興五年六月濩澤劉逸自踰征  
東將軍三巴王紹為都署官屬攻逼建興群屈討平之

奚斤為鄭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討平之

明元幸雲中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欵引悉收其黨誅之

公孫軌大武時為平南將軍時宋時劉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治坂慮更北人遣軌屯壺關會上黨才零叛軌討平之陸真文成時為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受宋明帝署龍讓將軍扇動鄜墊屋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貞與雍州刺史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鄜縣民人王雅兄弟聚二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容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真已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出營拒戰貞擊之破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並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人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唐玄達獻之時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時否城民蓋平定聚為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元年正月即盜燒却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神軌為都督討平之

鄭先護莊帝時為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黨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為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

谷楷為奉車都督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師尚未梟除楷冀州追捕皆擒獲之

吐齊王則初仕後魏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

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校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徧師破之魏因則行此徐州事堯雄為二豫楊郢四郡都督時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州太守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此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淮城人王長為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

宋顥為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約趙郡王景神率還迎接顥勤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李侃鎮魯山城天保六年四月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侃擊斬之

皮景和為領軍大將河南道行臺武平中軍至相口中值士人陳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城藏漸出餅飯遇以為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誣討漏逸乃潛渡河表聚千人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歆襲西兗州景和自南兗州遣數百騎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京師烹之

後周全企初仕西魏洛州都督止洛人泉岳其弟猛洛與拒戰陽人杜窰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畧等傳首詣闕而窰沒東魏

令狐整字延保西魏末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加盪寇將軍大祖表為都督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宗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進昌人呂興等優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

初仲等將國為亂慮牧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歆及整然以整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偽若親附而密歆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為唇齒令東君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推刃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君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在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帥若使為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弗之敢疑也遂令整至王門即召集豪傑整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與進軍擊保人素服整威名並弃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字文貴為大將軍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益亭攻圍隆州而龍州人李拓亦聚眾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攻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

陸騰為降州總管資州石槃氏反殺郡守據儉自守州事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破斬之鐵山獠抄斷內江路騰擊之應時濟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十人招納降者三萬戶隋源雄初仕後周武帝時為檢校徐州總管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斬之進位上大將軍

觀德王雄仕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掖下大夫武帝幸雲陽宮衛王真作亂以其徒襲肅章聞雄拒破之

董純大業中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眾數千掠懷仁縣轉

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列之餘黨各散

唐王栖曜為浙西都知兵馬使代宗廣德中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渭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廷蘭乘人怨訐逐之而却其衆時栖曜遊奕遠效遂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攻賊衆大潰

段秀實為涇州史代宗永泰三年邠寧節度使馬鄰移鎮而屯涇州其邠寧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割隸燒馬坊為亂秀實斬其凶首八人方定

李勉為嶺南節度代宗大歷四年番禺賊師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河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相併力招討悉斬之

劉海濱為涇州別將德宗建中初李懷光為邠寧節度兼領涇原代段秀實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法令嚴峻別駕劉文喜等俱具因人之怒拒不受命上疏復求段秀實否則朱泚於是泚代懷光又不奉詔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使其子入質吐蕃以請救德宗命朱泚李懷光并巨濟攻之於是泚屯其南懷光屯其東巨濟屯其西周築大城以守之閉壁不與戰時常倫初復命西戎方守約而賊勢窘迫海賓與其子國光率侯蘭程俊仁等煞文喜傳首闕下

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山西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遣將叱千遂等討之

其日漸耻及同惡者復歸成都

李泌為潼關防禦使貞元二年陳許成邊卒三千人自京逃歸至陝州境泌發防禦兵潛帥險隘左右攻之盡誅卒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都虞侯貞元四年七月授張猷甫邠慶寧節度使代韓遊瓌卒丑寧州戍卒叛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衆戍寧州及遊瓌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嗣其將卒系驕怠畏猷甫之嚴既因遊環夜出牙肉千餘人遂叛大總掠且圍監軍楊朝義邀奏以出奔之將請范希朝為節度朝晟初逃於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來紹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將營密謀及乞邠晨率諸將以吾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以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

殺誰為戎首各言之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

徐成為西山東道都將貞元八年二月節度使嗣曹王臯卒其判官其實知留後事實深刻軍士素不悅之又取臯之松馬官印之軍士皆怒時府藏羨溢或稱臯有遺令以官才分賞軍士是夜城中鼓角將楊清潭焚積草却軍兵軍士皆亂遂總掠府庫獨不犯臯之家李實緘城夜濟漢北走比明誠緘城而入號令止邊兵士方解甲衆歸罪於楊清潭等六人誠與監軍計議皆斬之乃以公則分賞府帑殆盡鼓角將三百人分徙諸軍王虔休為昭義軍節度使後貞元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沼州以謀亂八月虔休統兵赴臨沼以攻元誼是月誼除

饒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誼又上疏請率沼州軍士防  
秋於京西德宗許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臨城城中出師禦  
之頗相殺傷虔休又引沼水以灌城分兵收鷄澤九月虔休遣  
將李庭芝破元誼兵將李同悅於是橋殘殺居人男女數百口  
同悅走魏州自是平恩沼水又殺居人居人男女數百口雞澤  
守將官吏悉走魏怕自是平恩沼水節等四縣將吏及居人聞  
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沼州重濠水合發卒數千  
人踰濟搏城急攻之元誼自城上督戰矢石亂下又出兵拒開  
虔休軍稍却會日暮水解涉濠者多沈溺大將沛來浩皆中流  
矢士卒死傷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沼二水以灌之

李復貞元中為領南節度使會安南經使略使高正平章應相  
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賊  
狼藉復訪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

薛平為平盧軍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棣州為賊所窘  
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數月刺史王魏魏給稍薄兵  
士怨怒叔佐不能戰霄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為兵兵及青  
武鎮却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却其鎮兵復共得七  
十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原  
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  
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  
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畧又  
牙將馬廷峯謀逆平覺其謀而誅之

李質為汴州都知兵馬使長慶二年七月節度使李愿為亂軍  
逐出都將李齊為三軍所推權知留後齊遣兵收米州朝廷除  
鄭滑節度韓充兼宣武節度陳許節度李光顏全領全軍赴汴  
州屯於尉氏縣八月質與監軍使姚文壽計會擒斬李齊及其  
黨薛志忠秦鄰李臣則等

曹華為武寧軍節度使李齊叛於大梁華不侯命赴討之齊方  
遣兵三千人取米州華遂擊敗之由是米毫不從齊亂

韓約為安南都護太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  
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並各處置

陳君賞為易定節度是開成五年易定軍亂逐君賞君賞鳩合  
豪傑百人復入城盡誅亂兵士軍城復安

張仲武為幽州雄武軍使武宗會昌元年幽州徧將陳行泰權  
主留後三軍表請符節朝廷未允至是次將降煞行泰三軍復  
上表請降符節仲武遣軍吏吳仲舒上表從雄武領兵請伐叛  
黨帝允之

鄭畋為鳳翔府節度使僖宗中和元年黃巢入京城車駕在興  
元以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京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經  
略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存恭夏州節度使拓叔思恭等同  
盟起兵傳檄天下黃巢遣上將表言尚讓率眾數萬寇鳳翔畋  
率逆擊大敗賊眾於龍尾陂

王景崇為成德軍節度使中和二年四月景崇奏當道慈谷霰  
壽兩鎮報尉州刺史蘇祐擅駁兵騎侵突臣管界及謀逆亂事

尋已處置訖者蘇祐本自微人謬承聖獎自拋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愍解以困窮累曾救卹慮其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為有亮皆納孤鳴鼠伏曾不悛心擐甲弄兵常怒自况朝廷道全姑息思務合弘加騎省之榮資除漢陽之望郡而又拒違明勅侮易大朝擅割屬城背雲中而納疑潛將逆黨附并部以揚威昨者初犯中山尚深疑貳謂其舉衆將議朝天或捨逆以自新或樹功而遷善殊不知終懷鳩毒竟務鴟張却石臼之倉儲過昌零之鎮戍旋則亂駈虵豕入臣封瓊陰蓄姦欺伺臣勇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尋令問以行藏兼遣倒其戈甲終然無一字以述端倪累有元隨自陳狀迹云本擬脅臣優給却臣村廬奮戰馬以利大羊招忘命而別謀吞併臣尚觀舉變待以膳羞苟當可以恩懷且欲伏其勅命其賊緣已疑發露自致蒼黃乃與後來敗卒合謀便擬據城作梗臣既優饒稍過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噬臍貽悔一城生性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投亡軍將人數今月七日並已分兵而誅戮訖此皆皇帝陛下雷霆振鬪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况此賊逋藏數澤招聚亮豪締結厲階爰輕數度包含怨府不啻十年其寨即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曹破邠蕩葉移根者蓋以其免狡難蹄獸窮則搏顧茲疾疫實謂腹心苟非天靜寰中曷使魚遊釜內今則捲捨一掃焦黷無遺凡在邊藩孰不破躍

梁楊師厚為滑州節度使屯魏州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

大將藏延範趙訓謀變有容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一日  
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撮甲俟旦為亂師原以衙兵衙兵  
賓不能起乃越賊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其黨百餘人擗斬  
於府門即以師厚為魏博節度使

後唐劉玘初仕梁為襄州都指揮使開平初襄師王班為帳下  
所害亂軍聚譟惟玘為留後玘不能遏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  
享士伏甲幕下中庭盡斬亂將以聞

孔勅為昭義節度使莊宗同光中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  
州事泄勅誅之

任圜為工部尚書同光末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魏王班師及  
利州先鋒使康延孝叛以勁兵欲回却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  
之夜半令中使李延安召圜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  
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顛監軍李延安討之圜先都將何建崇擊  
劔門下之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命董川以東川懦  
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  
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之詳以兵二萬圍合勢  
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圍陣於金鴈橋即率諸軍鼓噪而  
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鴈橋又敗  
之延孝以數十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圜命載以檻車至  
鳳翔詔誅之

符顏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天下騷動詔顏超北京  
巡檢朝廷走內令養呂鄭二人一監軍一監倉庫留守張憲與

顏超承應不暇及蕭牆變起明宗入洛皇帝存詔單騎入河東東與二寺人謀殺彥超張憲據城自衛彥超預知其謀夜密謁憲曰詔此來無善意濟之以呂鄭吾徒禍不旋踵矣宜出檄先無洛虜人之手憲儒者又以莊宗故吏不忍背之猶豫未決是日彥超部下大噪趨紙橋至暝牢城兵軍集憲出奔殺呂鄭存詔於衙城誥旦號令諸軍三城安然

符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宗天城元年詔發汴軍三千人戍凡橋令控鶴指揮使張諫部率既出城軍衆大譟回戈攻門剽却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仍却彥饒為節度使彥饒喻之曰公等以離家遠戍不願進程吾可為爾奏聞明天子在上帝安得自擇主師行如此事未見其福亂兵不遜彥饒惧及禍

曰汝輩欲吾為師當宜便止焚却一從吾命軍衆曰然即分命撫邊斬其暴者安靜彥饒曰翌日吾與南衙領軍當以軍是日禮見彥饒密與拱衙指揮使罷超謀伏甲於室詰朝諸將入賀陳列彥饒曰昨日暴亂者數人而已將立法令無宜長惡即令斬張諫及同惡三人諫黨張審瓊召其軍大譟於建國門彥饒乃率軍攻擊遂入張諫營盡誅其謀亂者四百人霍彥威明宗天成初為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朝之

沙彥珣為雲州節度使朱帝清泰三年七月步軍指揮使桑遷謀應大原引戍兵圍子城時無兵甲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剪伐亂軍桑遷戰敗不知存亡是

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遷與同謀叛大原人李元信至鞫訊伏罪並尸於市。

晉盧順密為右廂都指揮使天福初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會騎將奉進屯於滑州尋為滑率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劍嗷呼於外時馬萬為步軍校不為過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將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悉在闕下尔輩如此不思血屬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數者使裨將方大甲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為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為首故也後數曰高祖之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為涇州留侯

監本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四

將帥部八十五

死事

古之謂死者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蓋慮乎不得其所也若  
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矧夫處分聞  
之任揔身師之寄所以式遏寇讐作固垣輸夾輔宗稷保鄣黎  
元誠安危之注意而委賴之尤重者也乃有逢艱虞之會當討  
擊之際純心內激拳勇外發執金鼓而作氣昌矢石而無量奮  
不顧身淪於鋒刃其或失先聲後寔之效當彼衆我寡之勢戰  
則奔潰守則淪覆而能執心不撓握節自誓損馭死難沒而益  
榮此所謂執戈衛社墮首無悔者矣

晉狼曠為戎右魯文公二年秦師伐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初戰于穀也晉梁弘御戎葉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箕之在僖公三十年先軫出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雞欲共殺先軫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永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度邁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欒鍼為戎右荀偃將中軍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從晉侯伐秦

鄭司馬子蟜師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棫林索也不獲成焉

秦不荀偃令曰鷄命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

已欒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廩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葛偃也莊子魏降也左史晉大夫

莊子曰命從帥夫子謂葛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師所以侍夫

子也以後命為待也欒廩下軍師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今寔過悔之何

及多遣秦禽軍師不知恐多為秦師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延

却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取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

於戎路欒鍼欒廩第也二位謂敢以鞅鞞手與士鞅馳秦師死

焉

魯公叔禺人昭公之子也魯與齊戰于郎哀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師師伐我

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

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雖病也謂時任之雖重也

賦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鄉大夫也魯攻

能死難禺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童注騎肯往死焉敵

死齊寇鄰里也重當為童未寇者之稱魯人勿欲殤童注騎見

姓名騎鄰或為該春秋傳曰童注騎死君事有土行故以成人之喪言

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

齊國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

軍宗懃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尔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

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屬也相勸厲致死桑掩脊御國子國子國書公

孫夏曰二子必死勉亦勸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

死陳子行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髮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奏弦多齊人

問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声已矣不聞

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

丘明陳書東郭書

楚大夫史皇吾伐楚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乘廣死以戰

漢周苛為御史大夫高祖令與樅公守荊陽三年項羽引兵西

拔荊陽城生得周苛羽烹周苛亨謂煮并殺樅公

紀城以將軍從高祖擊破秦人漢守三秦戰好時死事封子通

為襄平侯

漢孟吳楚反時頻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

時頻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設

為嬰

子為校尉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韓千秋故濟北相武帝元鼎四年南粵相呂嘉為亂天子遣千秋往入粵境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公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後漢叔壽為破虜大將軍光武建武元年擊五校賊於曲梁戰

歿曲梁屬廣平國今洛州縣也

劉植為驍騎將軍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封密縣賊戰歿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魏囂別將苟宇所拘却宇謂

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致死義不貪生背義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嚼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劔而死

劉尚為武威將軍擊武陵五溪蠻夷渾入軍歿

傅育為護軍校尉肅帝元和三年羌胡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尅期擊之命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徒盧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十里

須且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中驚擾壞散  
走育下馬手戰殺千人而死

張顛為漁陽太守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顛數百人率  
出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雖重宜自結營必先  
令輕騎偵視之顛之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  
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割手殺數人而死顛中流矢上簿衛福  
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顛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顛錢六  
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

仲光為右扶風安帝元初二年與定安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  
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歿

蔡諷為遼東太守建光元年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諷追  
擊戰歿

成嚴為雲中太守建光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復畔寇居康閔嚴  
擊之兵敗攻曹陽穆以身捍嚴與居戰歿

李超為代郡太守順帝永建元年八月鮮卑寇代郡超戰歿

馬賢為征西將軍陽嘉五年且凍溥難種羌反叛以騎都尉耿  
叔副賢將兵十萬屯漢陽羌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十年春賢  
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谷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  
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武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趙冲為武威將軍督河西四郡兵馬建康元年追叛羌到建威  
鸛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  
羗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羗由是衰耗

丹耀為揚州刺史建康元年八月楊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九月耀與九江太常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為賊所殺

倪式為九真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式討之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

劉岱為兖州刺史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人兖州岱戰死

鮑信為濟北相迎曹公領兖州牧會黃巾大衆入州界曹公以賊恃勝而驕故設奇兵挑擊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曹公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及賊退走購永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張濟為驃騎將軍討呂布屯兵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

魏夏侯淵為征西將軍守漢中漢建安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謀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衛茲陳留人也太祖至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令

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尤為大帝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  
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大帝哀之  
自臨其葬

蔣欽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文戰臨陣卒

徐琨為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張帝與諸葛靚之禦晉兵也吳師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  
走使過迎愷愷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  
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愷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  
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鄉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  
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淚放  
之去百餘步已見謂晉軍所殺

留贊為左將軍孫峻征權南授贊節拜左獲軍未至壽春道路  
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樂涇戰敗澄賊死之

宋孟龍符為龍讓將軍廣川太守高祖伐慕容超今龍符統步  
騎為前鋒軍達臨朐與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欲據  
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之後騎不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  
符奮預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眾敵不敵遂見害

劉虔之為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叅軍檀道  
濟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府郡兵力出墮城屯三連立木橋  
聚糧以侍道濟等積日不至為宗之子軌所襲眾寡不敵叅軍  
孫長康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尅如其  
不幸命也戰敗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

徐達之尚高祖長女為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  
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之執子擊破之  
兵三千人從太祖入荊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龐德為立義將軍討關羽戰歿被殺後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  
德屍葬還鄴冢中身首如生

越呈為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界郡呈將兵拒戰  
敗續見害

常康為涼州刺史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  
殺

孫觀為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穿左足力  
戰不顧武帝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見猛風益奮及瘡甚遂卒

曹擄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句吳戰敗死

蘇尚為將軍隸并州刺史畢軌明帝青龍元年鮮卑軻比能誘  
納步度根使判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具累重於陘北軌  
遣尚及將軍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  
臨陣害尚弼

張郃為丕將軍加特進諸葛亮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洛陽  
城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謚

曰壯侯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路出  
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希伏弓

弩亂發矢  
中郃解

方導為帶方郡太守景初中樂浪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  
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興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憤沾韓忿攻帶

方郡崎離營遵興樂浪太守劉茂與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  
蜀龐統為軍師中即將從先主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  
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關羽為前將軍率眾攻曹仁於樊城孫權先遣使為子索羽女  
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  
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  
相救羽言遂當治之芳仁咸惧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  
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免引軍退還權已據江  
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  
臨沮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丕右曰  
狼子不可養為害曹公不即徐之自取大禍乃義統都合  
豈可生乃斬之

張南為將軍從先主征吳與馮習俱死

襲祿字德緒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蠻夷所害時年三十  
一

王士字義彊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趙廣為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張嶷為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  
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  
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損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

向即為中領軍後主延熙三年征漢蠻夷被害

諸葛瞻為行都護衛將軍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

陰平由最谷道旁人瞻督諸軍至涪亭往前鋒破退還住綿竹  
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  
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駟至城都瞻長子尚與瞻  
俱沒

李球為羽林右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綿竹

吳陳武字子烈從孫策征討有功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  
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孟孫祖為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還軍後之孫  
祖自古求行戰於杜梁戍山

晉胡烈為秦州刺史武帝泰始六年擊叛虜於萬斛雄力戰死  
之

董元為九真太守泰始七年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

牽弘為涼州刺史泰始七年北地胡寇金城弘討之郡虜內叛  
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

楊欣為涼州刺史咸寧四年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  
死之

周處為威武將軍惠帝永平六年氐師齊萬年僭號稱帝遣處

與安西將軍夏侯俊等討之處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  
死之

時衆寡不敵臨陣慷慨奮不顧命  
以力苟國力戰而沒增平西將軍

索靖為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山義舉以左衛將軍  
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大安朱河澗王顥舉兵向  
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遊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

敗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大常

曹攄為襄城太守懷帝永嘉二年為高密王簡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迫等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曠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擄前戰期為後繼迫而不至擄獨與既戰于酈縣軍敗死之

路述為河東太守永嘉二年七月劉元海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述力戰死之

王粹為鄴郡太守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鄴郡粹戰敗死之王賦為安北將軍永嘉二年石勒寇鄴郡賦遇害

王堪為車騎將軍石勒襲白馬堪死之

宋抽為征虜將軍永嘉四年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

崔曠為襄城太守永嘉四年十月石勒陷襄城曠遇害

郭察為安城太守永嘉五年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荀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擇武昌安城察與邵陵太守鄭蠋衡陽內史滕育並遇害

郝詵為平北將軍劉琨部將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詵師眾禦粲詵敗續死之

李暉為龍驤將軍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寇冀州上白暉死之

賈匹愍帝時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邦百姓飢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匹師戎馬二萬餘人將伐長安平西太

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匹先攻恢不  
剋匹邀擊大敗曜中流矢退走匹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  
瀘水胡彭蕩中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  
郡胡攻之匹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匹勇略有志節以興  
復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墮時人咸庸惜之

魏浚為楊威將軍河南尹劉曜忌浚得眾率眾軍圍之劉演郭  
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仗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太  
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  
華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

陶侃字子與果烈善戰為武威將軍後與杜弢戰與被重創卒  
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宝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趙誘為王敦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  
擊杜弢於西湘元帝大興初復與卓攻浚威之為武昌太守時  
杜曾迎弟王琦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  
軍黃峻共拒之琦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楚所歸誘等苦戰  
皆死之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子襲與誘俱死  
陳超為平北將軍祖逖督護大興二年冬十月逖遣超襲石勒  
將挑豹超敗沒於陣

司馬玖為將軍明帝大寧元年春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  
登义死之

羊曼為前軍蘇峻之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  
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眾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

五峻平追贈太師

楊術為朱提太守成帝咸和二年正月寧州秀才龐遣起義先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常費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兵與術援遣戰于臺登岳等敗續術死之

孟彥為丹州守將康寧六年三月李壽陷丹州彥與劉齊李秋皆死之

毛寶為征虜將軍咸康中石李襲將蔓安李晨陷沔南張貉帽邾城因寇江義憂陽室及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

沈勁少負志節穆帝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交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崔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氣終不為人用今若救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寔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李福為潁川太守興寧二年春慕容暉將慕容評襲許昌福死滅之

吉挹字祖孝武初為魏興太守輕車將以距符堅堅將韋鍾攻

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部軍事鍾率衆欲趨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回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屬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入逼奪其力衆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常簡為東平太守大元十九年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簡及垂將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

袁山松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謝琰為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二十里琰遣叅軍劉宣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時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

伏以待之琰不聽既至尚而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躡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宝為元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近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

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為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者清道虓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氏賊符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撻不食而死

檀斌為兗州刺史石勒將瞻攻陷鄒山斌死之

前趙韋忠為劉聰鎮西大將軍平羗校尉討叛羗夫書不屈節

而死

前燕呂護為慕容暉將奔于晉尋復叛歸于暉暉侍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護亡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

後秦楊佛嵩姚興時為都督領壯討虜諸軍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領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高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以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課為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姚平為姚泓後將軍時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節建王摠遂逼秦川泓遣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之及於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洛陽太守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

趙玄為姚泓征南姚洗部將洗鎮洛陽時晉高祖為晉太尉摠大軍伐泓擅道濟次成臯玄茫然謂洗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死耳但名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悞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成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駟而至玄與於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不敵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云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洽姚紹左長史時晉軍伐泓紹率姚鸞等少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檀道濟固壘不戰紹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

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  
銳御枚夜襲之鳶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紹遣洽及姚  
墨蠡等騎三千屯于河上之九原欲絕道濟也縣租遣輸洽辭  
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河外雖明公神  
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  
上洽戰死皆沒

後涼呂澄任呂光為酒泉太守時沮渠蒙遜叛蒙遜從兄男成  
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質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  
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攻之男成退屯樂涇成事將  
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涇戰敗澄策死之

桓詢為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為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

史

鄭墨淮西人泰始元年晉安王子鄖與豫州刺史殷琰同逆墨  
以前奉朝請率子弟部曲及淮右諸部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  
萬明帝以為司州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賊追贈冠軍將軍  
常山松為司刑刺史劉秀之中兵參軍南譙主義宣據荆江為  
逆征兵於秀之秀之遣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峻筮超民遣將席  
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首進至江陵為曹爽所敗山松見殺  
劉劭為尚書右僕射中領軍桂陽王休範為奄至京邑加劭  
使持節領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石軍王  
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航聞賊已至急信召劭至命閉航道隆  
不聽進劭度航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死之時年五十

七事平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如故

卜伯宗為殿中將軍泰始初領僮擊南賊於

劉康祖為佐將軍聞衛軍寇壽陽自虎牢率

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曰願望者斬首轉部

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流矢貫頰墮馬死

秋沒

八未赴衛軍

斬足士皆用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四



